




雪落无声

晓荪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PG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晓菘，原名孙学武，1973年10月生于甘肃定西，现供职于定西市建设委员会，业余爱好散文写作，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雪落无声 / 晓菽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68-0029-5

I. 雪… II. 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7252 号

书 名 雪落无声

作 者 晓 菽 著

责任编辑 余琰

装帧设计 马啸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1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1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29-5

定 价 23.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土地，或者无限可能

高尚

土地。一提及土地，我感觉瞬息之间就已触摸到我们的前世与今生。作为苍生生动的音容，或一粒看不见的微尘，谈论任何一块土地，也即谈论大地和人，谈论灵魂的起源和形成，也可以指我们换了个姿势诉说家园，或沿着诉说回家。

面朝任何一块土地，也即面朝无限众多的可能。

几年前，我读到晓荪从定西寄来的他的几篇散文。那时我不认识他。前几天，我读了他专程从定西送来、装印成册、准备交付出版社出版的几十篇散文，即这本题为《雪落无声》的集子。我和他正式见面认识不久。他是我的宁远同乡。读他这些作品时，一块曾经相识的土地就呈现在我面前。

我也是定西人，但离开定西时少不更事，在这块土地上虽睁大两眼却所见寥寥。多年后重返童年的山坡，仿佛每一粒尘埃都在向我询问自己的身世，

山下低矮的村庄寂静得如同被谁偷走了心脏，两位牵牛的农人从我身旁经过，恍惚得就像是两尊糊涂的神。啊，山坡上麦浪滚滚，一浪接着一浪，它们匆匆翻过山头，去了远方……这块黄土事实上意象纷呈，深刻得像一部奥义书，有时候我觉得即使自己将季节坐穿怕也难以真正抵达。然而无论我如何面朝着它，每一次在内心深处总是涌起一种强烈的掉头一望之感。我好像始终都在回望之中，在离开。我给这块土地留下的似乎是一个无法回转的背影。我已经把自己一夜一夜地留在内心某个地方，留在穿过这世上的某几条路上。

晓荪则不同。他是这块土地上一根柔软的筋。他温厚，善感。这土地上众多的人和事物在他心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让他神游或者低吟。他也曾到达别处的土地，但看起来黄土始终是中心。他更多地书写这块土地上的温情、神秘、欢乐和希望，好像这一切本来就在他血液中汨汨流淌。他也写到它的苦难、无奈和忧伤，但他温厚得没有激愤，温和得没有丝毫怨艾，让我觉得他是一个赤子。

《雪落无声》中有很多篇什触及定西乡村人物的悲苦和无奈境遇，那正是我在定西似曾相识、在整个中国乡村到处可见的普遍境遇。但每每读到这些片段，作者的抒写方式都令我暗自震惊：他总是在不经意间一笔带过，仿佛那只是广阔恒常的生活之流中一声微不足道的叹息。对定西人的这种悲苦和无奈境遇，我不确定晓荪是否有过细究或追问，但我知道对存在、对生存悲苦的追问是令人疼痛的，深入骨髓那种痛。我相信晓荪对定西的悲苦与无奈有着自己的经历、体验和理解，而他“一笔带过”的抒写方式正是定西乃至广大中国乡村的苍生们面对生存的典型方式——一种或可用以减痛的方式，否则生存将更加令人忍无可忍。

晓荪的创作或许可以称之为经验书写。他写得更多的是来自一块特定的土地——定西——的经验，对这些经验的处理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

的这些经验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很多写作者都是以地域性经验为出发，由此前往深广的人类精神世界。地域往往以一种极其超地域的方式成就一个作家，在国外，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在中国，像沈从文的湘西。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地域既是地域，又是通往深广和无限的始发点，他们可以赋予地域以丰富的可能和超越地域的内涵。但地域性同时也是很多写作者的坟墓，把他们的写作活活埋葬。关于他们地域性的经验、地方性的知识都无须怀疑，但问题是他们不能呈现出其他的可能，也没有能力赋予它超越狭小地域的内涵。这样的地域没有可以指认和期待的前途。晓荪对他生活其中的这块土地上人和事物不厌其繁的解读，对自我内心情感的探究，已经使他摆脱了那种灰迫和狭隘的地域性。他已在一个可以期待的写作向度之中。他始终持有一种面朝这土地不断深入和抵达的姿势，且十分善用来自这块土地本身的言辞准确表达这块土地，对那种精细、微妙的情感描述得恰到好处，很具分寸感。他的《远村》《关于厚石沟》《春荷》等篇什，都是我所喜欢的作品。在阅读中，我仿佛沿这些作品中的人或事逐渐接近根源。

“地域性”这个词好像总是让我想到詹·乔·弗雷泽的《金枝》——一部我个人十分钟爱但却一直没有读完的人类学巨著。是的，这书开始于一个小地方、一块小土地，罗马附近内米湖畔阿里奇亚丛林中的一座狄安娜神庙。但它探究神，天空，大地，祭祀，禁忌和人类无限深邃的精神世界。从那块小土地出发，弗雷泽给我们呈现了蒸腾其上的无限可能。我常常跟自己这样谈论《金枝》。适逢晓荪出版他的《雪落无声》，我也愿意和他这样谈论。

任何一块土地都充满这样的活力，都在挑战我们的想象、理解、判断和表达。

定西也一样。

2009. 2. 19. 兰州

目 录

第一辑：山水 土地

- 走过戈壁 003
- 青海湖，蓝色的梦 007
- 游华山 010
- 拜水都江堰 013
- 做客阿瓦提 016
- 苍山如海娄山关 019
- 沙湖印象 022
- 黔中古镇 025
- 在刘家峡看黄河 028
- 渭水源头 031
- 跋山涉水漳县游 034
- 陇西古意 037
- 遥远的岷州 040
- 锦鸡塬抒怀 043
- 岷口凝思 046
- 白碌行 050
- 守望陇中 053
- 花儿好比春江水 057
- 火火的社火 060
- 如痴如醉大秦腔 065
- 远去的醮场 069
- 风烛摇曳皮影戏 072

第二辑：远村 岁月

| | |
|----------------|-----|
| 远村 | 077 |
| 古道西风 | 081 |
| 关于厚石沟 | 086 |
| 林夕游记 | 089 |
| 梦幻陶庄 | 092 |
| 古堡 | 100 |
| 春荷 | 103 |
| 狗儿 | 106 |
| 开小卖部的老人 | 109 |
| 另一种背河人 | 112 |
| 扬帆的日子 | 115 |
| 洋芋花开 | 118 |
| 紫花苜蓿 | 121 |
| 大雌牛 | 124 |
| 枣红马 | 127 |
| 柴门犬吠 | 131 |
| 大园子 | 134 |
| 门 | 137 |
| 村里来了个杂耍班 | 140 |
| 月儿河 | 143 |
| 山路弯弯 | 137 |

第三辑：蛰伏 遨游

| | |
|-----------------|-----|
| 关川春晓 | 153 |
| 今年夏天 | 156 |
| 西岩秋色 | 159 |
| 数九时节 | 162 |
| 北窗 | 165 |
| 小区生活 | 168 |
| 城市的月光 | 173 |
| 怀念雏鹰社 | 176 |
| 走近徐淑 | 180 |
| 三谒许公墓 | 183 |
| 怀念杜干秦 | 186 |
| 蛰伏与遨游 | 190 |
| 逝者如斯 | 193 |
| 病中的母亲 | 197 |
| 和女儿一起成长 | 201 |
| 小猫咪 | 204 |
| 枯景 | 207 |
| 雪落在王府井大街上 | 210 |
| 玄武门上空的太阳 | 213 |
| 脚手架上的兄弟 | 216 |
| 城市牧人 | 219 |
| 别来无恙 | 222 |
| 后记 | 225 |

第一辑：山水 土地

我真羡慕这些鸟儿，
因为有了自己的翅膀，
明年春暖花开之际，
它们还会来到这里，
过它们想要的生活。

我和我的先辈们一样，
在永恒的守望中，
慢慢长大并将很快老去，
最终又要变成一抔黄土，
一次次地绿又一次次地枯。

走过戈壁

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一眼望不到边的苍茫。

偶尔掠过一道低矮的石坎，周围怪石兀立，像是淹没在沙漠中的城郭。如果这里有生命蕃息，大概也只是兔打窝、狼拉屎、狐狸撒尿的地方。没有树，没有飞鸟，或许也没有虫蝇，石头下面有几株芨芨草，在野风中猛烈地摇荡。

一辆豪华大巴的奔驰而过，四五十个男女的高声喧哗，都不足以让戈壁惊动，它就像沉睡了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安静的地面仿佛在给人们传播着疲倦，车厢里的歌声不久就停下了，除了车子和司机，除了呼吸和心跳，除了思想，一切都可以停止了。我闭上眼睛。

芨芨草的旁边，有一只野兔在觅食。远处一块石头背后，有一只饥饿的狼，跟着它嗷嗷待哺的孩子。再远处的另一块石头上，架着一杆猎枪正在瞄准——狡黠的狼一声嗥叫，打破了凝固的布局，戈壁开始动起来，像摇晃的

远镜头——这似乎是美国西部电影里的一个片段，清冷、孤寂、旷远，但可以任意幻想。这里是雄性用征服来诠释生命的地方。

没有宗教，没有神话，或许只有关于石头、狼和野鬼的故事。某年某月，一支战旗猎猎、金甲闪闪的铁骑经过这里，乌黑的战马在跃过一块怪石后突然哀嘶一声，前蹄戳地，从此，一位贪婪的将军倒下了，消失在戈壁深处。某月某日，一支衣衫褴褛、跌跌撞撞的队伍在这里蹒跚，没有向导，没有指南针，混沌的天空看不到月亮，是几束阴森森的绿光一步一步逼着他们，逼着他们走出了戈壁。静静的，戈壁似乎发生过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悄无声息。

风开始在窗口呜咽，从窗缝里挤进一缕寒气，蚊子一样地俯冲，在我的前心后背以及身体的每一处褶皱。我在关上窗子的时候，发现玻璃上落了几点雨，绵密的沙粒正亲吻着窗玻璃。有位老人从手提包中抽出一瓶二锅头，呷了一口，问有人喝吗，复又拧上瓶盖。“这戈壁，是最适合于试验原子弹的地方。”老人感慨地说。他是第一批来开发大戈壁的人，准确地说，就是修建眼前这条柏油公路的人。有人提议让他说点当年的事，老人紧了紧领口，又慢腾腾地呷了一口酒，讲了一个近似荒诞的故事：

修路队有一对痴情的男女偷偷地好上了，但没有逃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因为“作风问题”，他们被连续批斗了几个晚上。那个午夜的月光很浓，能挤出带着血色的水来。在距离帐篷不远的一块石坎旁，有人看见他们脱去了破烂的单衫，相拥而立。没有人笑他们，没有人骂他们，没有人去轰他们，第二天太阳升得老高老高的时候，我裹着棉袄走出帐篷去厕所，却发现他们面带微笑，靠在石坎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空前的饥饿、寒冷和困顿。工友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他们埋葬在戈壁，并搬来两块石头作为标记。这一对可怜的孩子啊，就这样赤裸裸地来到尘世，又一丝不挂地回去了！

我的眼前浮现过一尊雕像，那似乎是草原寺庙里见过的“欢喜佛”——一尊永恒的关于生命的图腾。

大巴停了，开车的师傅语调张扬地喊：“撒尿！”旅客就水一样流出车门。男人们在门口一字儿排开，站在路边使劲朝路壕里的野草上撒尿，撒完了，打着寒颤，提着裤子往车里钻。女人们从男人的身后绕过去，大概就蹲在客车后面解决问题。上了车的男人颇有点自豪地吆喝：“解个手的，还不快点，磨磨蹭蹭的，等得人心急。”车上车下，煽情的浪笑紧接着荡漾开来。

大巴启动不多久，雨停了，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我期待着能在戈壁上看到彩虹，然而没有，但是窗外有了一小块一小块黄澄澄的油葵地，在视线的尽头，出现了一片瓦砾堆似的东西。汽车又跑了差不多十分钟，才看清那是一片戈壁人家。靠近公路这一家的门前有两棵不大的树，一棵树上拴着一峰骆驼，另一棵树上拴着一条狗。附近有一群灰灰的羊只在寻草，有点“风吹石头跑”的味道，这戈壁滩上没有多少草，我担心它们吃不肥也要跑瘦。

我想起一位叫甘江的同学，她大概就出生在这种地方。她的奶奶是一位失散了西路红军，爷爷是一位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又逃出来的壮丁，他们相逢在戈壁后留了下来，种青稞，养滩羊，后来就有了他们的儿子，儿子后来又捐躯于越南战场，只留下这个漂亮的孙女儿。因为思念南国的青山秀水，就给她取名甘江。甘江和我同学，在我主编的校报上，她最初写过一首叫《骆驼·芨芨草》的小诗：“我采一束芨芨草，献给爹和娘。我摘一朵油葵花，送给我的郎。我在驼峰上歌唱，呼唤我的羊……”那时候我没见过戈壁，也不知道芨芨草，只想到甘江可能是一位在驼背上长大的十分顽强的姑娘。后来我们熟悉了，就索性叫她芨芨草。甘江说芨芨草是戈壁最坚韧的生命，所以很乐意，以后她写东西都是以“芨芨草”署名。她毕业后又回到了戈壁，从她后来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我猜想出，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开

发戈壁油葵。

在飞驰的车窗外，戈壁渐渐变成了绿洲。公路两边，油葵地渐渐大起来，再大起来，像是一条流动的花河，香气扑鼻而来，甜甜的，哦，这不就是戈壁上的甘江嘛！田地里，偶尔有几个小黑点在动，那是正在劳作的戈壁人，或许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甘江。在茫茫戈壁，人显得那么渺小，不足以撼天动地，但细细思量，又觉得是那样强大，强大得无坚不摧，能让戈壁变桑田，是何其雄浑的气魄和力量啊！

我看到了金黄的油葵，墨绿的稻米，殷红的枸杞。我看到了巍峨的贺兰山，看到了美丽的河套平原，看到了崛起的戈壁新城！我想起“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民族英雄，他怒发冲冠，他仰天长啸，他悲壮地呼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今日戈壁，正在一片片变成绿洲，变成美好的家园，该让英雄们放心了吧！

青海湖，蓝色的梦

当我真正走近这座高原湖泊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多带了一件毛衣，便什么也没有准备。日月山的阳光和空气一样稀薄，它懒懒地照着我的脸庞、我的胸膛，就像什么也没有一样。我除了要去领略高原清澈的天空和湖水，让疲倦而繁乱的心情接受一次短暂的疗理便别无他求。当然，由于身体病弱，我最担心的是旅途劳顿。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文成公主倒淌成河流的泪水，一如这清清的阳光。海拔四千多米的赤岭，尚且考验着一位同样来自高原的汉子，何况一位孱弱的女子，肩负民族联姻唐蕃通好的重任，以爱情和生命为代价去面对异乡的苍茫。“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多情的伤痕。”听着刀郎演唱的《情人》，我只感到两鬓隐隐作痛。

从日月山缓缓而下，气候明显温暖起来。虽然高原的八月没有想象中的繁盛，但辽阔起伏的草原上一望无际的浅绿还是给了我意料中的惊喜。远处

有了稀落的帐篷，更远处有了金黄的油菜花和珍珠般的羊群。白云如絮，飘浮在草原上空。远山苍翠，呵护在草原四周。野花凄迷，散发着草原的体香。也好在没有多少树，让我把高原绮丽的风光一览无余。我近视的眼球变得湿润起来，我干涩的喉咙变得舒畅起来，然而我没有丹青妙手，没有脱口而出的歌词，我只能像一个无语的孩子蠢蠢欲动。这时候，车上有人亮开了嗓子，我们都跟着刀郎沙哑地抒情，全身就有了一种通透的感觉。

我看到了青海湖，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高山草场之间，随着客车向前驶去，它无休止地向前延伸，越来越大，越来越蓝。走下大巴，我们来到青海湖界碑旁边，穿过衣着鲜艳的藏族人群，扶在栏杆上，只看到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得纯正，蓝得深沉，蓝得含情脉脉。为什么不叫“蓝海”而叫“青海”呢？哦，也许是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青海湖碧波万顷，纯净如酒，轻轻地荡漾着，在太阳下熠熠生辉。我感到一阵凉意，不禁打了个寒颤。我还是要这样静静地站着，倾听高原湖泊天籁之音，尽情地享受造物主对高原的馈赠。

除了亘古的日月，或许谁也说不上青海湖的年龄；除了老马的蹄脚，或许谁也说不上青海湖的面积。她承载着无限久远的时空，打开她的记忆，小到一个苦命人的跳湖自尽，大到一场血淋淋的杀戮，或许都历历在目，然而她安详如佛，可以和她对话的，是巍峨的山峦和广袤的草场，是生活在她身边的人们宗教般的虔诚。她会为牧民一只羊的失而复得而乐吗？她会为一场冰雹打落青稞而悲吗？我想是不会的，这是我所能理解的世间最彻底的隐忍和博大。

青海湖是候鸟的王国。在湖的西北部，水草丰美，栖息着数不尽的候鸟。它们时而落在水面，如铺秋霜，时而飞向天空，遮天闭日。再过一个多月，这些鸟儿就要南迁了，它们要越过横断山脉及喜马拉雅山脉，不远万里，一